

千禧年解釋——回顧與再思

周兆真

香港信義宗神學院
Lutheran Theological Seminary
Shatin, Hong Kong

一、導論

中文釋經園地有這樣的現象，其一是雖有耕耘，但多仍在草創，或仍在發芽茁長的階段，其二是某些範圍雖枝葉茂盛，卻雜草叢生，不單不能吸引遊客，甚至使人望而卻步，非除草修枝，否則寸步難行，啟示錄二十章之研究即屬後者。¹

¹黃彼得：《認識得勝的基督：啟示錄教義釋經》（台北：校園書房，1995），頁762~766列出中文啟示錄研究七十二本，其中超過六十本由四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寫成，由於這些解經家大部分都是時代論者（參楊牧谷：《基督書簡：啟示錄的七教會書信》〔台北：校園書房，1990〕，頁51），啟示錄二十章自然成為主要的討論中心。但同是堅持時代論的著作，對啟示錄的內容和理解卻有不同取向；例如有學者認為「啟示錄是一本有秩序的豫言書，必先依照每章秩序……分析……不能前後顛倒……」（葉宗義：《啟示錄逐句分析》〔台北：浸宣出版社，1985〕，頁6）；也有人說：「約翰寫啟示錄時……不是照著次序寫……我們讀本書的時候也不是按寫的先後來讀。」（何慕義：《啟示錄講經記略》〔香港：中華神學院，1975〕，頁15）其中複雜性可見；參下述千禧年解釋綜覽表。

(一)

因著啟示錄二十章1至10節，教會自第二世紀便開始討論千禧年。帕皮亞 (Papias, ca. 130 A.D.)、² 游斯丁 (Justin the Martyr, ca. 150 A.D.)、³ 愛任紐 (Irenaeus, ca. 200 A.D.)⁴ 和特土良 (Tertullian, ca. 200 A.D.)⁵ 等早期教父都持千禧年之說，認為在最後審判之前，彌賽亞要在地上建立千年王國。另一方面，也有教父認為此說荒謬，不足為信。優西比烏 (Eusebius of Caesarea, 260-339 A.D.) 就認為帕皮亞相信千禧年是因為他頭腦簡單 (a man of very small intelligence)!⁶

基本說來，持千禧年說者可分成三派，就是千禧年前派 (pre-millennialism)，千禧年後派 (post-millennialism) 和無千禧年派 (amillennialism)。前二說都是根據啟示錄二十章字面實意，認為在最後審判前必有千年彌賽亞王國的建立。二者的分別在於前派相信基督再來 (παρουσία) 是在王國建立之前，而後者則認為基督再來發生在王國之後。在華人教會裡，值得一提的是通常所謂的時代論派 (Dispensationalism)。此派支持千禧年前說 (但千禧年前派不一定是時代論者)，認為在千禧年來臨前教會已經被提到天上 (rapture；又分災前、災中和災後被提三種)，而地上的千年王國即是猶太國度，是神對「以色列全家得救」應許的實現。⁷ 嚴格來說，無千禧年派並沒有否認千禧年，只是他們認為

² Eusebius,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3.39.11-12.

³ *Dialogue with Trypho*, 80-81.

⁴ *Against Heresies*, 5.32-36.

⁵ *Against Marcion*, 3.24; *Apology*, 48。上文括號內的年期皆指成書時候，至於各教父的生平和著作，參 P.J. Hamell, *Handbook of Patrology* (New York: Alba, 1968)。

⁶ Eusebius,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3.39.12。反對千禧年說的著名教父還包括俄利根 (Origen, 185-254 A.D.) 和奧古斯丁 (Augustine, 354-430 A.D.) 等；參 J. Danielou, *The Theology of Jewish Christianity: A History of Early Christian Doctrine Before the Council of Nicea*, Vol.1 (London: Darton, Longman & Todd;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64), 377-85; G.W. Bromiley, gen. ed.,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e Encyclopedia*, Vol.3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6), s.v. "Millenium," by J.W. Montgomery。

⁷ 有關時代論對教恩歷史和世界終局的了解，參蘇穎智等：《最後的勝利：啟示錄注釋》(香港：聖徒信息協會，1994)，頁iv-v的兩個附表。時代論的詳細介紹及評論，看艾禮斯著，任以撒譯：《豫言與教會》(香港：基督教改革宗信仰翻譯社，1956)；J. Barr, *Fundamentalism* (London: SCM, 1981), 190-207；楊牧谷：《基督書簡》，頁51~84。

千年之數是象徵性的，千禧年即是主耶穌道成肉身第一次和第二次降臨兩者中間相隔的那段時期，也即是教會在地上的日子，而不是遙指將來的另一段時間。正如前述，早期教父都持千禧年前論。但自奧古斯丁 (Augustine, 354-430 A.D.) 以還，無千禧年派的解釋便成為教會的主流。⁸ 誠然，不同的千禧年論和解釋不單表明不同立場，同時也反映了教會對信徒的教導，影響頗大。⁹ 因此，客觀和合乎經文原意的釋經及正確的教導實在是必要的。究竟華人教會在這方面有怎樣的教導呢？本文先對華人釋經書和教導作一綜覽式的回顧及評估，然後提出幾個筆者認為在解釋啟示錄二十章時不可忽略的條件、範圍和筆者對啟示錄二十章中千禧年的了解。

(二)

回顧方面，本文選取了由二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寫成的二十本華語啟示錄注釋書（包括翻譯著作）作為研究材料。¹⁰ 除了找出作者對千禧年的觀點外，也考究作者的釋經方法，特別是下面的三項原則：第一，作者在鑑定經文意義時，有否注意該段經文和舊約經文的相互關係 (inter-textuality)。第二，作者有否考慮外來因素如何左右對該段經文的了解，諸如當時流行的舊約偽經，希羅社會宗教背景和啟示文學著作等 (extra-textuality)；第三，作者在解釋經文時，有否留心該段經文（啟二十章）和上下文及啟示錄全書的關係 (intra-textuality)。以上三項原則不單是評估工作的規範，同時也是筆者在解釋啟示錄二十章時的指引。¹¹

⁸ 參 G.E. Ladd, *A Commentary on the Revelation of John*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72), 259-61。除注 6 所引書文外，有關教會歷代以來對啟示錄及千禧年的解釋，可參 B. McGinn, "Revelation," in R. Alter, & F. Kermode, eds., *The Literary Guide to the Bible* (London: Fontana, 1989), 523-41。

⁹ 參 Montgomery, s.v. "Millenium," 358-59；楊牧谷：《基督書簡》，頁 51~55；王永信：〈主再來和普世宣教〉，《大使命季刊》第 22 期，頁 10~15。

¹⁰ 本文選用的都是啟示錄全書的注釋，來自不同年代，相信是夠代表性的。至於啟示錄中文注釋書目，見楊牧谷：《基督書簡》，頁 72~77；黃彼得：《認識得勝的基督》，頁 762~766。

¹¹ 以上三項釋經原則，見 R.J. Coggins, & J.L. Houlden, eds., *A Dictionary of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London: SCM Press, 1990), s.v. "Exegesis," by M. Davies。雖然這些原則都是近人根據過去學者工作成果而得的總結，但用以作為檢視中文啟示錄注釋書的評估指引，

二、千禧年解釋回顧

(一) 中文釋經書籍對啟示錄二十章1至10節的不同解釋

	前千	後千	無千	1000年 象徵	1000年 實意	千禧年意義實況	為何神要 釋放撒旦？	其他
倪柝聲 ¹²						得勝者作王（頁205）那時地上有兩種人，猶太人比外邦人地位高（頁207）仍有罪人，所以有祭師（頁193）		災後被提（頁66）大災難由七號開始（頁68）
趙世光 ¹³	頁155 及後					人人認識主，人人敬拜神（頁164）	試出犯罪的人，他們都是假裝信徒（頁166）	原子彈（四版序言）羅施＝俄羅斯（頁167）米設＝莫斯科（頁167）
丁立介 ¹⁴	頁522					千禧年好環境（頁533）	試金石，捉拿假裝信主者（頁533）	災後被提（頁537）
何廣詩 ¹⁵	頁298 及後				頁305	福樂的時代（頁307）政府完全，但國民不盡完全（頁310）	揭清陽奉陰違者（頁316）	反無千（頁307）

也非張冠李戴，因為以經解經 (inter-textuality) 和上下文的處理 (intra-textuality) 素來皆為華人教會主張，至於以當代的社會和宗教文化背景 (extra-textuality) 作為釋經的一項線索，早在上世紀末已為學者提出；參 J.S. Kselman & R.D. Witherup, "Modern New Testament Criticism," in R.E. Brown *et al.*, eds., *The New Jerome Biblical Commentary* (Geoffrey: Chapman, 1989), 1136-137; A.J. Saldarini, "Judaism and the New Testament," in E.J. Epp & G.W. MacRae, eds., *The New Testament and its Modern Interpreters* (Philadelphia: Fortress; Atlanta: Scholars Press 1989), 27-54。

¹² 倪柝聲：《啟示錄的研究》（根據倪1928年前手稿），收《倪柝聲文集》第一輯第十六冊（台北：福音書房，1991）。

¹³ 趙世光：《啟示錄講義》（香港：靈糧刊社，1928-45）。

¹⁴ 丁立介：《啟示錄之研究》（台北：紹人出版社，1933）。

¹⁵ 何廣詩 (M.A. Hopkins)：《耶穌基督的啟示》（香港：證道出版社，1939）。

	前千	後千	無千	1000年 象徵	1000年 實意	千禧年意義實況	為何神要 釋放撒旦？	其他
賈玉銘 ¹⁶	頁177			頁186？	頁186？	無邪魔誘惑（頁179）百姓自由幸福（頁184）	目的是判別人心的真偽（頁187）	歌革瑪各＝俄羅斯（頁188）
翟輔民 ¹⁷	頁364 及後				頁375	沒有惡魔的誘惑，人心仍存原罪，仍趨向罪惡（頁377）	藉此試驗免強信主之人（頁378）	
魏司道 ¹⁸		頁468、 頁464		頁467、 頁471及 後		千禧年＝主升天和再來之時，是福音見證最好的時候（頁475）		反對將啟示錄記載和近代歷史等同（頁17）
陳則信 ¹⁹						萬眾尊神，前所未有的和平快樂，建造工程不勝枚舉（頁157），可愛世界（頁163）	顯露人心（頁178）	
何慕義 ²⁰	頁277					幸福生活，人不敢犯罪，因基督為王（頁291）猶太王國（頁289）	篩淨千年國度裡有名無實的人（頁297）	啟示錄的異象不用按次序解釋（頁15及後）災前被提（頁277）
于中一 ²¹	頁552 及後				頁562	基督和聖徒管治（頁566）猶太人悔改之時（頁563）		災前被提（頁357）；假如沒有被提，便沒有災難（頁361）歌革瑪各＝蘇俄軍隊（頁570）

¹⁶ 賈玉銘：《拔摩異象》（嘉義：宣道出版社，1961）。

¹⁷ 翟輔民：《啟示錄講義》（香港：宣道出版社，1965）。

¹⁸ 魏司道(J.G. Vos)著，趙中輝譯：《啟示錄研究》（台北：基督教改革宗翻譯社，1978）。

¹⁹ 陳則信：《極峰的啟示》（香港：晨星出版社，1978）。

²⁰ 何慕義：《啟示錄講經記略》。

²¹ 于中一：《啟示錄中的研究》（台南：聖經研究會，1983）。

	前千	後千	無千	1000年 象徵	1000年 實意	千禧年意義實況	為何神要 釋放撒旦？	其他
楊濬哲 ²²	頁480 及後				頁29	百姓自由享福 (頁497)	顯明神的公義(頁513) 試驗人(頁513及後)	
葉宗義 ²³	頁245				頁253、 頁266	太平快樂(頁253~262) 千禧年即是天國 (頁253)	魔鬼不肯悔改，誘惑人，聯合背叛神(頁266及後)	啟示錄必須按秩序解釋，不能前後顛倒(頁六)
巴克萊 ²⁴			頁233 ?	頁235		只不過是猶太人對彌賽亞王國的期望(頁229)	信徒要有試驗，才可成精兵(頁235)	
張永信 ²⁵	頁268 ?			頁268		撒旦工作暫時中止(頁271) 千禧年=樂園生活(頁273) 仍有未屬主的人(頁271)	使敵對神者顯露(頁271、273)	
韓威廉 ²⁶		頁238				撒但被綁一千年，即是現今福音時代(頁242)		反對將啟示錄記載和歷史等同(頁58及後)
蘇穎智等 ²⁷	頁243				頁243	美好環境，初時都是信徒，但他們的後代卻不一定信主，仍有假冒為善者(頁247)	叫人曉得人的罪性(頁247)	災前被提(234頁)

²² 楊濬哲：《啟示錄講義》（香港：靈水出版社，1983）。

²³ 葉宗義：《啟示錄逐句分析》。

²⁴ 巴克萊 (W. Barclay) 著，文國偉譯：《啟示錄注釋》，下冊（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86）。

²⁵ 張永信：《啟示錄注釋》（香港：宣道出版社，1990）。

²⁶ 韓威廉 (W. Hendriksen) 著，王誠譯：《得勝有餘：啟示錄研究》（香港：天道書樓，1993）。

²⁷ 蘇穎智等：《最後的勝利：啟示錄注釋》。

	前千	後千	無千	1000年 象徵	1000年 實意	千禧年意義實況	為何神要 釋放撒旦？	其他
羅伯遜 ²⁸				頁359、 360及 後		聖徒掌權，萬眾 歸服，但仍有跟 隨撒旦的人 (頁366~367)		歌革瑪各＝ 世界對教會 的聯合反抗 (頁367)
陳終道 ²⁹	頁344 及後				頁349	千年國度才是祭 師國度。現在教 會中仍有許多未 信和假冒為善的 人(頁348)	是神的計 劃，人不 能盡知 (頁349)	災前被提 (頁344)
陳濟民 ³⁰	頁273？					撒旦工作中止 (頁273)	基督徒不應 忽視撒旦的 力量 (頁284)	
黃彼得 ³¹			頁687	頁690		信徒立志順服 基督，傳福音， 叫人得救恩 (頁695)	表明信徒沒 有行道傳福 音(頁695)	

根據上表，可見大部分的解釋都支持千禧年前派的觀點；³²支持後千禧年派和無千禧年派的各有二人。³³持時代論的學者則至少有七人。³⁴總的來說，大部分學者認為千禧年國度是幸福樂園，由基督和信徒管治。世人在此休養生息，但內中仍有虛偽不信的人。再者，從二十

²⁸ A.T. Robertson 著，詹正義譯：《啟示錄》，活泉新約希臘文聖經，卷十（香港：基道書樓，1995）。

²⁹ 陳終道：《萬王之王：啟示錄講義》（香港：宣道出版社，1995）。

³⁰ 陳濟民：《未來之鑰：啟示錄注釋》（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1995）。

³¹ 黃彼得：《認識得勝的基督：啟示錄教義釋經》。

³² 張永信：《啟示錄注釋》，頁268和陳濟民：《未來之鑰：啟示錄注釋》，頁273，皆認為千禧年前派的解釋最符合經文文路。

³³ 筆者認為以巴客萊為無千禧年派未必合理（張永信：《啟示錄注釋》，頁267），因為巴氏（《啟示錄注釋》，下冊，頁233~234）堅稱千禧年信仰是「錯誤」的，屬於「怪癖信仰」一類。

³⁴ 例如：倪柝聲：《啟示錄的研究》，頁13、190；何廣詩：《耶穌基督的啟示》，頁317；何慕義：《啟示錄講經記略》，頁277；于中一：《啟示錄中的研究》，頁4~5；楊潛哲：《啟示錄講義》，頁26~27；葉宗義：《啟示錄逐句分析》，頁七及後；蘇穎智等：《最後的勝利：啟示錄注釋》，頁12、43；陳終道：《萬王之王：啟示錄講義》，頁128、340及後。

年代至今，學者大都認為神在千年之後釋放撒旦，目的是要讓假裝信主的人顯露出來。更有認為啟示錄是預告二十世紀將要發生的事，如歌革瑪各就是蘇俄軍隊，原子彈轟炸日本廣島則是應驗啟示錄八章7節等。還有，學者對「一千」這個數字，應以之為實意抑象徵又有不同意見，但仍以持實意者佔大多數。

關於千禧年國的實況和內中將要發生的事情，上述的解釋大都假設啟示錄二十章1至10節的內容是為讀者提供末日事件發生次序的資料，並揣測其中沒有明晰的細節，冀能為整個過程提供合理的解釋；但所提供的解釋五花八門，既無經文根據，也缺乏說服力。況且早期教會認為千禧年國度是生育樂園的主張，大有可能是受第一世紀末諾斯底異端領袖克林妥(Cerinthus)放縱情欲的思想影響；³⁵至於那些認為啟示錄是預言蘇俄和原子彈的則更令人難以置信，因為要是這樣，啟示錄豈非成了一部遙看二十世紀的「望遠鏡」？又怎能說是寫給亞細亞教會的信？它對過去一千九百年的信徒又有何意義呢？³⁶

（二）釋經方法

釋經方面，幾位作者提出的釋經原則或進路都和前述的三項原則相近，³⁷包括了啟示錄二十章正文和啟示錄全書的理解、經文結構和啟示錄的社會文化背景等。韓威廉比較啟示錄十一章至十四章和二十章，作為解釋啟示錄二十章的線索，但稍嫌簡單（頁237~238）；而其在釋經原則裡雖然提到舊約的重要，但在釋經時卻沒有引用其在第六十八頁中列舉與啟示錄二十章有關的舊約經文，這樣的情形也見於黃彼得的著作裡。³⁸一般說來，以西結書三十七至三十九章的歌革和瑪各最受注意，

³⁵ 參Eusebius,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3.28.1-3 和 Danielou, *The Theology of Jewish Christianity*, 384, 396。

³⁶ 關於這一點，參下文第三部（一）及周天和, Fornberg, T. 合著：《啟示錄之鑰》（香港：道聲出版社，1992），頁14~16。

³⁷ 韓威廉：《得勝有餘：啟示錄研究》，頁63~70；張永信：《啟示錄注釋》，頁16~57；黃彼得：《認識得勝的基督：啟示錄教義釋經》，頁204~207。

³⁸ 在《認識得勝的基督：啟示錄教義釋經》，頁192~193中，黃氏提到在啟示錄二十章裡共有十個詞句引自七本舊約書卷，但在釋經時卻未有引用其中任何一句（頁684~

張永信表列以西結書三十七至三十九章和啟示錄二十章的關係（頁351），指出以西結書三十七至三十九章的記載和「啟示錄十九章之後所發生事件的次序是不謀而合的……顯示約翰受以西結書的影響是深遠的」（頁270），可是他卻沒有進深一步探討這「不謀而合」的原因及其「深遠」的意義。而黃彼得在考慮經文背景時，提及一些舊約偽經資料，惜欠詳盡。³⁹ 在正文分析方面，除了討論正文（啟二十章），還有探究正文和上下文結構關係的只有幾本著作，但大都沒有說明結構分段的原因，或是過於簡單和欠缺說服力。⁴⁰ 事實上，啟示錄二十章前後文的結構，及其與舊約（尤其是以西結書和創世記）和其他啟示文獻的關係，均值得進一步探討，因為它們是了解啟示錄二十章有關千年王國的關鍵。

710)。

³⁹ 黃彼得：《認識得勝的基督：啟示錄教義釋經》，頁684～686。

⁴⁰ 張永信：《啟示錄注釋》，頁59～61；陳濟民：《未來之鑰：啟示錄注釋》，頁45～47、50～52、247、270；楊濬哲：《啟示錄講義》，頁29～31，提到八種啟示錄的分段方法（楊書顯然屬第八種），但卻沒有分析優劣，看上去似乎每個方法都可行和互不衝突；黃彼得：《認識得勝的基督：啟示錄教義釋經》，頁67～72中提出，啟示錄是以希伯來詩歌格式「疊義平行體」寫成，共分五個詩段，十個層面；上半段是主題意義，下半段是加強上半段的意義。啟示錄十九章1節至二十二章5節屬第五詩段，上段是十九章1節至二十章15節，而下段則是二十一章1節至二十二章5節。其實啟示錄是否希伯來詩歌體裁（或文體）亦屬疑問，雖然黃氏力言這是不爭的事實，得到不少聖經學者的接納（頁67），但卻未見提出這些學者是誰。此外，就算在啟示錄一書中記有詩歌，也不能說啟示錄便是詩歌體裁，要是這樣，記有詩體的經書也成了詩歌體裁了（例：路二46～55；腓二6～11）。啟示錄中記有詩體經文，原因極有可能是啟示錄在崇拜中應用，參 M. Goulder, "The Apocalypse as an Annual Cycle of Prophecies," *NTS* 27 (1981), 342-67; D.L. Barr, "The Apocalypse of John as Oral Enactment," *Int* 40 (1986), 252-56; A.J.P. Garrow. *Revel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35-53。至於黃氏認為十九章1節至二十章15節屬上段，即主題意義，而二十一章1節至二十二章5節是加強上半段的意義（頁69）也並非一定正確，因為從整部啟示錄看來，新天新地聖城新婦的來臨（二十一至二十二章）才是全書的高峰（參 D. Hellholm, "The Problem of Apocalyptic Genre and the Apocalypse of John," *Semeia* 36 (1986), 44; M. Lee, "A Call to Martyrdom: Function as Method and Message in Revelation," *NovT* 40 (1998), 170)，而二十一章1節至二十二章5節絕不只是「加強」十九章1節至二十章15節的意義。

筆者擬循這三條路線，探討啟示錄二十章中千禧年的意義和其在啟示錄全書中的功能 (function)。⁴¹ 在此之前，筆者先提出幾點千禧年前派、後派和無千禧年派在釋經上的難題。第一，前派和後派對啟示錄十九章 11至21節是否描述基督再來意見不一；第二，前派以字面追尋末世事件次序及其意義，主張基督再來後，魔鬼最後仍要活動，甚至「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國……圍住聖徒的營和蒙愛的城」（啟二十七~10），雖然似是符合文理，但又帶來許多其它問題。⁴² 由於在猶太文獻中，彌賽亞王國的年期 (duration) 有定為40年、60年、70年、365年、400年、600年、1000年、2000年、4000年和甚至7000年不等，⁴³ 一千年是實意還是象徵意義，便要深入探討。⁴⁴ 加上啟示錄本來就是一本充滿象徵語言的書，非有充分理由，字面解釋恐怕未能符合該書體裁 (genre) 及作者的原意。至於無千禧年說把千年解釋為現在的世代也有困難，因為這樣的了解一定不會和約翰的原讀者的了解相符，對他們來說，雙獸和那些拜獸的人

⁴¹ 筆者在本文使用功能 (function) 一詞，是指作者說話的目的和其說話對原讀者產生的意義和作用。按語意學 (semantics) 的研究，同樣的一句話對處境不同的人可能帶來不同的理解，例如「日期近了」這句話，可以是因為讀者對此沒有認識，於是說者向其報道，或是講明道理，所以其功能便是理論性 (theoretical)，或是資料性 (informative) 的了；在另一場合，同一句話卻可以為讀者帶來鼓勵和安慰的作用 (exhortative)，目的是要讀者忍耐片刻，因為得救的日子近了；但對另一讀者來說「日期近了」這句話可能帶有警告的作用，意思是叫他不要繼續走迷，應回頭悔改，並結出悔改的果子來 (performative)；還有，這句話也可以表達喜樂或驚奇等感受 (expressive)。最後，在同一處境，一句話也可以同時具有幾個功能，因此要找出該句或該段話原來的作用時，讀者理應先來尋問作者和原來讀者的處境，加上文本的研究，才可獲得。以上例子，靈感採自 L. Hartman, "The Functions of Some So-Called Apocalyptic Timetables," in D. Hellholm, ed., *Text-Centered New Testament Studies*, WUNT 102 (Tübingen: Mohr, 1997), 108；關於語意學對聖經研究的重要性，參 A.C. Thiselton, "Semantics and New Testament Interpretation," in I.H. Marshall, ed., *New Testament Interpretation*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77), 75-104。

⁴² 參黃彼得：《認識得勝的基督：啟示錄教義釋經》，頁692的例子。

⁴³ 參 P. Volz, *Die Eschatologie der jüdischen Gemeinde* (Tübingen: Mohr, 1934), 226-27 撮述 H.L. Strack and P. Billerbeck, *Kommentar zum Neuen Testament aus Talmud und Midrash*, vol. IV 2 (München: C.H. Beck'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1928), 977-1015 的資料。

⁴⁴ 《以諾二書》(2 *Enoch*) 三十三章 1至2節顯示一千之數是啟示文學中的慣用語彙。本文偽經資料，採自 J.H. Charlesworth, ed., *The Old Testament Pseudepigrapha*, 2 vols. (New York: Doubleday, 1983, 1985)。

及假先知等仍在作威作福，⁴⁵ 並未被扔在火湖消滅（啟十九20~21），又哪會想到千年國度已經開始了呢？

三、千禧年的解釋

以下筆者依循上述的三項釋經原則，嘗試找出啟示錄二十章中千禧年的意義。在此之先，筆者認為有簡介啟示錄體裁的必要：

（一）

哈特曼 (L. Hartman) 在討論啟示文學的體裁時，指出不同體裁的作品有其不同特色，而這些特色也就成了作者和讀者之間的互動和傳遞信息的媒介。因此，讀者對一份作品的體裁的認識是其能否準確明白內中信息的主要因素，而體裁也直接影響讀者對該作品的了解和期望 (expectation)。⁴⁶ 因此，啟示錄的體裁特色，確是今人明白書中信息的主要關鍵之一。關於啟示的體裁，可循以下三方面討論：

第一，書信一字 (ἐπιστολή) 雖然未見於啟示錄，但啟示錄確是以書信形式寫成（啟一4~6，二十二21）。古代，無論在近東，或是希羅社會，以書信形式作為宣講和教導的媒體是常見的事。聖經耶利米書二十九章和保羅書信便是清楚的例子。⁴⁷ 啟示文學中的《以諾一書》(I

⁴⁵ 筆者接納一般學者，如張永信：《啟示錄注釋》，頁181、186；G.B. Beasley-Murray, *The Book of Revelation*, NCBC (Grand Rapids: Eerdmans; London: Marshall, Morgan & Scott, 1978), 209, 216-17；M.E. Boring, *Revelation* (Interpretation; Louisville: Knox, 1989), 155, 160-61；C.H. Giblin, *The Book of Revelation: The Open Book of Prophecy*, Good News Studies 34 (Collegeville: Liturgical, 1991), 133, 135；R. Bauckham, *The Climax of Prophecy* (Edinburgh: T & T Clark, 1993), 193 等解釋，謂雙獸即羅馬政權或其專政帝王及支持君王崇拜的假先知。

⁴⁶ L. Hartman, "Survey of the Problem of Apocalyptic Genre," in D. Hellholm, ed., *Text-Centered New Testament Studies*, WUNT 102 (Tübingen: Mohr, 1997), 92。例如讀到如下的一段話：「從前在樹林裡住了一位小姑娘，在她門外有兩隻會說話的小螞蟻，小姑娘每天和小螞蟻談天，又請它們吃飯，卻不知道它們是女巫派來的……」，要是讀者認識這是一段寓言體裁的話，便不會弄假成真，走到樹林裡……去找尋會說話的螞蟻了。

⁴⁷ 啟示錄的寫作對象是亞細亞的教會。保羅從前就曾以書信牧養他在當地建立的教會。

Enoch) 一百章6節、⁴⁸《巴錄二書》(2 Baruch) 八十六章1節和八十七章1節俱以書信一字形容其作品。雖然啟示錄的書信形式未必能夠替解釋啟示錄帶來重要的線索，⁴⁹但卻有不容忽視之處。⁵⁰因為啟示錄是約翰寫給教會的信，它有一定的寫作對象，且是傳遞信息(communiation)的媒介，所以其內容必定和教會的處境息息相關。由於啟示錄是在崇拜裡向會眾誦讀的書，所以其用語也必是會眾聽上便能夠明白的話(啟一3)。⁵¹今人解釋啟示錄，必先對此有所認識，方能避免無謂的偏差。⁵²

所謂無謂的偏差，和啟示錄體裁的第二個特性有關，約翰在書中曾經幾次以先知預告的名詞和動詞(προφητεία〔啟一3，二十二7、10、18、19〕；προφητεύειν〔啟十11〕)，來形容書上的內容及自己的工作。過去學者對啟示錄究竟屬預言(prophecy)，還是啟示文體，意見分歧，甚至認為要為兩者劃清界線，都是不必要的，⁵³因為一方面舊約先知的預言常在啟示著作中出現，有如已經得到應驗一樣；而在同樣的文獻中，又寫有大量先知預言。⁵⁴另一方面，在先知作品裡也有啟示的材料(例如但七至十三章；賽二十四至二十七章)，無怪乎近人以先知性啟示(prophetic apocalypse)或是啟示性預言(apocalyptic prophecy)來形容啟示錄了。⁵⁵但確定啟示錄的預言或先知性質和上述的偏差又有何關係呢？

⁴⁸ E. Isaac, "(Ethiopic Apocalypse of) Enoch. A New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in J.H. Charlesworth, ed., *The Old Testament Pseudepigrapha*, vol. 1, 81, n.o.

⁴⁹ A. Yarbro Collins, "The Early Christian Apocalypses," *Semeia* 14 (1979), 70-71, 認為啟示錄的書信形式只是外表。

⁵⁰ R. Bauckham, *The Theology of the Book of Revel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12-17, 認為啟示錄二至三章致七教會的信只是全書的導言，而啟示錄全書才是整封書信的全貌。

⁵¹ D. Aune, *Revelation 1-5*, WBC 52A (Dallas: Word, 1997), 21.

⁵² 雖然啟示錄一章3節，二十二章7、19節有泛指任何讀者的作用，但這些經文仍是指第一世紀基督徒的可能性較高；何況在約翰的心目中，日期已經近了(啟一3，二十二10)，而主又快要來到(啟二十二7、20)，又哪會想到以後，甚至二千年後的教會呢！

⁵³ 參L. Hartman, *Prophecy Interpreted: The Formation of Some Jewish Apocalyptic Texts and of the Eschatological Discourse*, ConBNT 1 (Lund: Gleerup, 1966), 26-27; E. Schüssler Firoenza, *The Book of Revelation: Justice and Judgment*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85), 135-40。

⁵⁴ 參Hartman, *Prophecy Interpreted*, 28-49。

⁵⁵ Bauckham, *The Theology of the Book of Revelation*, 6.

理由在於預言一詞有「預告未來」的意思，而啟示錄今天又往往被解作是二十世紀事件的預告，殊不知預言一詞基本上是作者對歷史——尤其是當前發生的事——的一種解釋和先知式的反省；目的是預告即將發生的事，以期影響讀者現在的生活行動，這樣的例子在舊約先知書裡垂手可得。⁵⁶ 就算當先知預言末後的日子時（賽二2~4；彌四1~8），也不是特別指明或描述在某地某時將要發生的事，而是指歷史的盡頭和神的救贖，⁵⁷ 其目的也是為要影響讀者現在的生活行為。同樣，啟示錄是約翰對教會當前處境的先知預告，是其對當前歷史的神學反省。在他預言將來要發生的事情中，若不是和教會的現況相關（例如啟二10），便是指歷史的盡頭或末日的救贖（啟十九11~二十二5），⁵⁸ 而決不是預言紅軍、莫斯科、原子彈和中東大戰等事情。⁵⁹ 今人要是以書中描述作為今天世界大事的逐件順次預告，甚至是拼圖描述，則是差之毫釐，謬之千里了。啟示錄的先知信息是震撼的，但卻不屬於上述那一類。

最後，啟示錄主要還是屬於啟示文學體裁（全書便以啟示一字 ἀποκάλυψις 為開始），柯林斯 (J.J. Collins) 為啟示文學下的定義至今仍為學者採用。⁶⁰ 此類文體有其特色，⁶¹ 且在近東和地中海一帶相當流行：埃及、希臘、羅馬等地都有類似的文體出現，而在猶太地則廣見於兩約

⁵⁶ 例如賽七1~八15；耶二十五1~14。

⁵⁷ 參 H. Wildberger, *Isaiah 1-12* (Minneapolis: Fortress, 1991), 83, 88。

⁵⁸ 參 Garrow, *Revelation*, 103-17 對啟示錄全書事件發生的時間和空間的分析。

⁵⁹ 參 Boring, *Revelation*, 23-26。

⁶⁰ J.J. Collins, "Toward the Morphology of a Genre," *Semeia* 14 (1979), 9: "'Apocalypse' is a genre of revelatory literature with a narrative framework, in which a revelation is mediated by an otherworldly being to a human recipient, disclosing a transcendent reality which is both temporal, insofar as it envisages eschatological salvation, and spatial, insofar as it involves another, supernatural world." 參 Hartman, "Survey of the Problem of Apocalyptic Genre," 97-99 對此定義的評語和補充。

⁶¹ 根據 Hartman, *Prophecy Interpreted*, 23-49, 啟示文學的基本特性有五：第一是描述當神施行拯救時，惡者逞兇的情形 (time of evil)；第二是神的介入和拯救 (divine intervention)；第三是審判 (judgement)；第四是惡者的命運和懲罰 (fate and punishment)；而第五則是義人的福祉 (salvation and blessing)；參 J.J. Collins, *The Apocalyptic Imagination*, 2nd ed.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8), 7, 269-79 對啟示錄文體的討論。

之間。⁶² 要明白啟示錄，讀者應對啟示文學的體裁有所認識，因為啟示錄雖有書信形式，但其內容和表達方法都是以異象為骨幹，就算整個啟示體裁只是先知宣告的媒介 (vehicle)，⁶³ 啟示文學的特性仍然是了解全書的關鍵。啟示錄既然屬啟示文學，當時的讀者便會依照唸啟示文學的常規 (convention) 來尋索書中的信息，因此，書中許多象徵詞句和描述對今人來說或許難以明白，但對原讀者卻有豐富的含義。⁶⁴

(二) 啟示錄二十至二十二章和舊約 (Inter-textuality) 及舊約以外 (Extra-textuality) 的資料

甲、就啟示錄二十至二十二章和舊約的關係，特別值得注意的經文是西結書三十五至四十八章和創世紀一至三章⁶⁵

(1) 在情節鋪排方面，早有學者指出啟示錄二十至二十二章和以西結書三十七至四十八章相似，要是將兩段經文的對比從上文——即以西結書三十五至三十六章和啟示錄十九章11至二十章3節——開始，則更見完全。⁶⁶

⁶² 參D. Hellholm, ed., *Apocalypticism in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and the Near East*, 2nd ed. (Tübingen: Mohr, 1989); D. Hellholm, "Apokalyptiken som religionshistoriskt och litterärt fenomen," *Norsk Teologisk Tidsskrift* 98 (1997), 131-42; J.J. Collins, *The Apocalyptic Imagination*, 25-37。

⁶³ Bauckham, *The Theology of the Book of Revelation*, 6.

⁶⁴ 除另有指明外，以下「讀者」一詞指原讀者 (real reader)。

⁶⁵ 啟示錄雖然從不直接引用舊約經文，但間接引用卻高達五百七十多處，看 S. Moyses, *The Old Testament in the Book of Revelation*, JSNTSup 115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1995), 16，根據聯合聖經公會希臘文聖經 (UBSGNT) 的統計；另黃彼得：《認識得勝的基督：啟示錄教義釋經》，頁192~195。以上資料顯示啟示錄二十至二十二章也引用其他經書。奧尼 (D. Aune) 提出啟示錄二十章1至3節在描述上和賽二十四章21至22節相近，也是值得注意的，見D. Aune, *Revelation 17-22*, WBC 52C (Nashville: Nelson, 1998), 1078。

⁶⁶ Hartman, *Prophecy Interpreted*, chp. 2 指出啟示文學的「末日」描述是有固定格式 (pattern) 和內容的，其中一項便是神的介入和拯救 (參上注61)。因此，加上啟示錄十九章11節至二十章3節和以西結書三十五至三十六章，正好補上啟示錄二十至二十二章和以西結書三十七至四十八章比對的不足。啟示錄二十至二十二章和以西結書三十七至四十八章還有其他細節上相近的地方。如先知在高山上看到聖城異象 (結四十二 // 啟二十一-10) 和天上的飛鳥飽吃敵人的屍首等 (結三十九4、17 // 啟十九17~21)。雖然如此，約翰也決不是機械地使用以西結書三十七至四十八章，因為雙方仍有許多不同的地方。如以西結書四十

以西結書三十五章至四十八章和啟示錄二十至二十二章的比較

以西結書		啟示錄	
三十五至三十六章	神的拯救	十九11~二十3	神的拯救
三十七1~14	枯骨復活	二十四~6	第一次復活
三十七15~28	大衛王國的重建	二十四~6	千禧年國度
三十八至三十九章	瑪各地的歌革 最後戰役	二十七~10	歌革、瑪各 最後戰役
四十至四十八章	聖城、聖殿	二十一至二十二章	聖城耶路撒冷 新天新地

古爾德 (M. Goulder) 相信啟示錄行文大量仿照以西結書的次序，並舉出兩書的平行經文十三處，互作比較。⁶⁷ 哈特曼則認為啟示文學的作者不單從以西結書得靈感，還以其中部分為藍本 (model)，寫下啟示內容。⁶⁸ 引用舊約本來就是啟示文學的一個特色，⁶⁹ 其原因之一是要向讀者宣告神的話已在其異象中得到應驗，從而確信作者的話；其次也和兩約之間猶太人認為彌賽亞未到之前再沒有先知的觀點有關。因此，所有先見都以將舊約先知的話重新解釋為己任；⁷⁰ 但約翰的情況不同，因為彌賽亞已經來到，而其異象又來自基督（啟一1），因此，他的預言就更有分量和更值得相信了。

至四十八章的焦點是聖殿，但啟示錄二十一至二十二章是聖城，內裡有上帝和羔羊的寶座，而殿卻不復存在了（啟二十二1、3，二十一22）。由此可見約翰使用舊約是極有創意的。

⁶⁷ M. Goulder, "The Apocalypse as an Annual Cycle of Prophecies," 343-47.

⁶⁸ 參 Hartman, *Prophecy Interpreted*, 62，當中討論《以諾一書》九十章11至42節和以西結書三十四章的關係；其他例子參同書，頁59、83。

⁶⁹ 參 Hartman, *Prophecy Interpreted*, Part One。

⁷⁰ 參 Nicholas H.F. Tai, *Prophetie als Schriftauslegung in Sacharja 9-14* (Stuttgart: Calwer, 1996), 220，對撒迦利亞書十三章2至6節分析後的總結。

再者，啟示錄二十章和以西結書三十五至四十八章都認為在彌賽亞王國建立之後，歌革和瑪各便會出現，之後就是最後審判。由於歌革和瑪各在末世的邪惡角色及近似的故事情節也可見於其他猶太文獻，⁷¹對讀者來說，啟示錄二十章的描述雖然不盡相同，但肯定不是突然和陌生的。

(2) 啟示錄二十至二十二章和創世記一至三章的關係，最主要是新婦耶城和伊甸園的比對，例如創世記三章23至24節說人被趕離伊甸園，再不能回頭，因為路已被 基路伯和四面轉動發火燄的劍守著。但啟示錄二十一章25節說聖城的門總不關閉，而「那些洗淨自己衣服的……能從門進城」（啟二十二14）。由此可見，約翰筆下的新婦耶城（啟二十一至二十二），就是新的伊甸園。⁷² 這個發見又得到下面理據的支持：

i) 本來已經與人絕了關係的生命河和生命樹，現在再次出現（二十一6，二十二1~2、14、17）；

ii) 新耶城的裝飾材料是寶石精金（二十一18~20），樂園亦然（創二11~12）；

iii) 過去撒旦（蛇）在樂園裡成功引誘亞當犯罪（創三1~6），現在撒旦（又叫魔鬼、古蛇、龍）被捆綁和扔在硫磺火海裡（二十一~3、10）；

⁷¹ 參 Hartman, *Prophecy Interpreted*, 90, n.11 的拉比文學資料和頁91~92對《西母神諭》(*Sibylline Oracles*) 3.652ff.的分析；另外 K.G. Kuhn, "Τὸν καὶ Μαργώγ," *TDNT*, 1:790-91 和 Aune, *Revelation 17-22*, 1094。雖然幾位學者提及的拉比文獻大都成書在啟示錄之後，但由於會堂和教會的緊張關係，猶太作者從基督徒著作中「偷料」的情況是極少有的。由此可見，啟示錄二十章所說歌革瑪各要在彌賽亞王國建立後出來與聖徒爭戰的流傳是相當廣泛的。參 S. Chow, *The Sign of Jonah Reconsidered. A Study of Its Meaning in the Gospel Traditions*, ConBNT 27 (Stockholm: Amqvist & Wiksell, 1995), 26和同頁注8對先知約拿在猶太傳統中類似的研究。

⁷² 下列偽經經文也有記載：a) 失去的樂園，見於《十二族長遺訓》(*Testament of the Twelve Patriarchs*)，《利未遺訓》(*Testament of Levi*) 十八章10節，《以斯拉四書》(4 *Ezra*) 七章36節、八章52節，《巴錄二書》五十一章1節。b) 生命樹，見於《以諾一書》二十五章4至6節；《利未遺訓》十八章11節；《以斯拉四書》八章52節。有關新耶城和樂園(paradise)的比較，參 Bauckham, *The Theology of the Book of Revelation*, 132-35。

iv) 因為犯罪，人必定要死，又要終身勞苦（創二17，三16~19），但在新婦耶城中再沒有悲哀，哭號，也沒有死亡（二十一4）；因為死亡和陰間也被扔在火湖裡了（二十四）；

v) 新婦耶城是新天新地，其中有神和羔羊的寶座，她也是神與人同住的地方（二十一1~3），過去，人被咒詛與神分開（創三16~24），現在，再沒有咒詛，在神和得勝的信徒中間也再沒有隔阻了（二十二、14）。

啟示錄二十至二十二章和創世記一至三章的比對顯示約翰認為彌賽亞王國來臨，就是信徒重獲昔日始祖犯罪而失去的福氣之時，丹尼爾奧 (J. Danielou) 認為這個觀點在小亞細亞地區——即啟示錄成書之地——相當流行，並申述類似見解可溯源至主前二世紀的舊約偽經《禧年書》(Jubilees)。⁷³ 若丹尼爾奧所言屬實，則讀者對此觀念應是相當熟悉的。

乙、啟示錄二十至二十二章和舊約以外之資料 (extra-textuality)

(1) 正如前述（注66），約翰運用舊約經文是極有創意的，從他在啟示錄二十至二十二章中使用以西結書和創世記的情況看來，他還是結合經文運用的能手。不單如此，他還能將經文和經文以外，素為猶太人熟悉的猶太偽經資料和傳說等一同運用，使其信息更富想象力，且更容易被大眾接受。啟示錄二十二章1至2、14節中對生命樹的描述便極有可能是結合了以西結書四十七章12節和《以諾一書》二十五章4至6節寫

⁷³ Danielou, *The Theology of Jewish Christianity*, 391-94。《禧年書》四章29至30節記載亞當之死亡，全文大意如下：「在第十九個禧年的末期……亞當死了。他的兒女將他葬在他被創造之地，亞當是第一位葬在地裡的人，他死時尚差七十年便滿一千歲，因為在天堂 (paradise) 裡一千年尤如一日，正如經上論到分別善惡樹的話說：『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因此亞當不能照這日子所定的足歲而死」（筆者意譯）。根據丹尼爾奧，《禧年書》四章29至30節藉詩篇八十九篇4節 (LXX) 解釋創世記二章17章，即亞當死的時候，若如神說的，應是他吃分別善惡樹上果子的同日，但亞當死時卻是九百三十歲。答案是因為在神看來一日如千年，亞當死時只是九百三十歲（創五5），不足一千歲而死，也就是創世記二章17節「吃的日子」了。丹尼爾奧在391頁還引用愛任紐的著作，以證這個對創世記二章17節的解釋曾流傳於小亞細亞，即啟示錄成書之地。這樣看來，信徒復活與基督作王一千年便是實現過去在樂園裡亞當不能成就的事，其焦點不一定在強調千年王國的建立，而是說及信徒的福氣。

成的。⁷⁴ 下列幾段論末日的舊約偽經經文，情節鋪排和啟示錄二十章1至15節相近：

1) 《以諾一書》九十章1~39節

在此章中，作者形容在夢中所見到之異象（九十40），⁷⁵ 講述神拯救其子民，由馬加比王朝直到彌賽亞王國的建立，其行文鋪排如下：

九十章1至19節：神的介入和拯救

惡者的攻擊（13、16節）

神的拯救（15、18~19節）

20至27節：神的王權及審判

28至39節：新天新地與救恩

新的聖城（28~29節）⁷⁶

掌權和復活（30~36節）

彌賽亞的出現（37~39節）

單從情節鋪排來看，《以諾一書》九十章1至39節便和啟示錄十九章11節至二十一章8節相近（參第三部〔二〕甲〔1〕項）；不單如此，當中還有許多相似的細節，譬如論及吃肉的飛鳥（九十2、8、13）；寶

⁷⁴ 參D.C. Olson, "Those Who have not Defiled Themselves with Women: Revelation 14:4 and the Book of Enoch," *CBQ* 59 (1997), 498-99。

⁷⁵ 下述《以諾一書》九十及九十一章的分析，只是重點勾劃。讀者可在 Hartman, *Prophecy Interpreted*, 81-88 找到對《以諾一書》九十章更詳細的分析；哈特曼認為《以諾一書》九十章13至39節基本上受以西結書三十四、三十八章和撒迦利亞書十二章1至9節等經文的影響，尤以以西結書三十四章為重。根據 Isaac, "(Ethiopic Apocalypse of) Enoch. A New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7，《以諾一書》九十和九十一章都是公元前的作品。

⁷⁶ 雖然《以諾一書》九十章29節用 "new" 和 "old house"，但指的應是耶路撒冷；參 C. Deutsch, "The Transformation of Symbols: The New Jerusalem in Rv 21₁-22₅," *ZNW* 78 (1987), 122。由於在死海昆蘭第二、四、五和十一洞都有描述新耶路撒冷的古卷出土，可見這也是昆蘭社群的熱切盼望。死海古卷譯文，看 F. Garcia Martinez, *The Dead Sea Scroll Translated* (Leiden: Brill;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6), 129-35。

座的出現，書卷的展開和審判（九十20），並將罪人都扔在充滿火焰的深淵裡等（九十24~27）。

2) 《以諾一書》九十一章1至17節

《以諾一書》九十一章1至17節將末世分作十個時期 (weeks)，在第七個時期裡（即作者的時期），⁷⁷ 充斥著暴力和逼迫，過後便有審判，那時惡人被扔在火裡，義人復活。第八個時期有如安息日，⁷⁸ 此時罪人被交在義人手中，同時一座為王而建的聖殿將要永遠堅立。在第九時期全世界將被審判，罪惡要在地上消失，罪人永遠滅亡。在第十時期，原有的天 (heaven) 便成過去，之後便是新造的天和永遠的福祉。雖然《以諾一書》九十一章和啟示錄二十章中的末日事件在細節上不盡相同，但在大綱和整體內容架構上不可謂不接近。

3) 以下是《以斯拉四書》(4 *Ezra*) 七章26至44節和《巴錄二書》二十七至三十章對彌賽亞王國及世界末了之記述的鋪排：⁷⁹

《以斯拉四書》七章26至44節

七章26節：新城（新婦）的出現

彌賽亞和其民作王四百年（27~28節）⁸⁰

彌賽亞的死及死人復活（29~32節）

最後審判（33~43節）

⁷⁷ 參《以諾一書》九十三章。

⁷⁸ Isaac, "(Ethiopic Apocalypse of) Enoch. A New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73, n. a².

⁷⁹ 比較下述《以斯拉四書》七章26至44節的內容分析和但以理書九章24至27節，讀者可以發現兩段經文的大綱和內容也是相當接近的（但九24 七十個七的預言；25 節彌賽亞的出現和聖城的重建；26至27 節彌賽亞在第六十九個七後被殺、惡者的攻擊、神最終懲罰惡者和拯救聖民）。

⁸⁰ 有其他版本說一千年，參B.M. Metzger, "The Fourth Book of Ezra. A New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in Charlesworth, ed., *The Old Testament Pseudepigrapha*, Vol. 1, 537, n. d, and n. f.

《巴錄二書》二十七至三十章

二十七章1至15節：十二災難遍臨全地

二十九章：彌賽亞時代

雙獸毀滅（4節）

幸福時代（5~8節）

三十章：彌賽亞榮耀回歸，復活和賞罰

從以上舊約和偽經經文中可見，啟示文學對末日事情的描述和細節雖非完全一樣，但都依照一個源於舊約經文的格式，⁸¹ 啟示錄二十章1至15節也不例外。這並不是說約翰的異象不真，只是他所見的，必和從前所聽所學有關，然後還要將整個異象，以讀者熟悉的文字寫出來，以期向他們宣告神拯救的計劃。讀啟示錄，讀者無法確定約翰是先看過全部異象，天馬行空，之後一筆蹴成；還是下筆之後，仍有異象陸續不斷出現，因此一面寫作，一面修改，敲度經文，以能更有效地向讀者宣講。無論哪一種情形，都不減其異象經驗之真實性；以作曲為例，⁸² 莫扎特 (Mozart) 屬於第一種「天馬行空」的情況，但貝多芬 (Beethoven) 卻屬於第二種「敲度經文」的情況；無論他們的作品如何澎湃偉大，卻仍是以讀者熟悉的音符寫出，也沒有人會質疑其作曲靈感。所以說，就算約翰根據啟示文學格式寫下所見的異象，也不會減低其異象經歷的真實性。

(2) 啟示錄形容忠貞信徒將要復活與基督作王一千年，在分辨這千年之數應以象徵或是實意解釋時，讀者（今人）先要知道猶太人對彌賽亞王國的內容有不同的講法。《以斯拉四書》和啟示錄大約同時期，卻說彌賽亞將要作王四百年。根據沃爾茲 (P. Volz)，拉比對彌賽亞王國的年期又有許多不同的講法，⁸³ 可見猶太人預測彌賽亞王國年數的做法在啟示錄成書之時已屢見不鮮。在沃爾茲的名單中，值得注意的還有兩

⁸¹ Aune, *Revelation 17-22*, 1078-81還提及賽二十四章21至22節和其它在論末日方面有著相似格式的偽經經文。

⁸² 以下例子，取自 Hartman, *Prophecy Interpreted*, 107。

⁸³ Volz, *Die Eschatologie der jüdischen Gemeinde*, 226-27；參上述第二部（二）項。

點，第一是同一位拉比對彌賽亞王國的年期有不同的說法；例如拉比便哈格洛斯 (R. Elieser b. Hyrkanos) 便提過三個不同的年期 (40年、400年和1000年)。⁸⁴ 第二就是雖然這些拉比大部分活在同一時期，⁸⁵ 但他們對不同的講法似乎沒有太大的不滿，也沒有發現他們先是討論或是批評他人的看法，才提出自己的意見來。如此看來，這些「年期」的預言目的不一定是為讀者透露隱祕的消息 (information)，讓他們知道將來彌賽亞王國年期的長短，而是另有所指。根據哈特曼的研究，這類的報道在猶太文獻中的主要功用不是透露祕密 (informative)，或是論理 (theoretical)，而是要為讀者帶來實際的安慰、勸勉或是警惕 (exhortative)。⁸⁶ 由於約翰在啟示錄二十章中沒有清楚講明千年王國究竟會在何地或何時開始，也沒有指出其他預告的不足，可見其作用也未必是論理，或是透露末世年期，而是另有目的。

(3) 啟示錄以「蛇」為魔鬼、撒但的象徵，除了因創世記第三章的背景外，或許還因「蛇」在希羅宗教有極重要的地位。喬伊斯 (K.R. Joines) 指出由於蛇的冬蟄，每年冬天眠居地下，不吃不動，及至春來，卻又重新活動，且換新皮，所以在中東及希羅宗教中都被認為是靈物，是長生 (immortality) 的象徵。⁸⁷ 啟示錄二十章1至10節對「蛇」的描述正好和其自然生活、蟄居和重新活動相近。由於羅馬民居家家戶戶設有家神 (*Lar*) 的神龕，而在這些神龕上又到處繪有蛇形圖案，⁸⁸ 因此啟示錄二

⁸⁴ Volz, *Die Eschatologie der jüdischen Gemeinde*, 226-27, 拉比喬斯 (R. Jose the Galilean) 則有兩個不同的講法；不同的數字也見於但以理書十二章11至12節，參 Hartman, "The Functions of Some So-Called Apocalyptic Timetables," 108-14, 對但以理書的討論。

⁸⁵ 例如拉比便哈格洛斯 (R. Elieser b. Hyrkanos)、拉比便亞撒利亞 (R. Eleazar b. Azariah) 和拉比阿卡巴 (R. Akiba) 都是第一世紀末和第二世紀早期的著名拉比。關於這些拉比的生活時期，參 H.L. Strack, *Introduction to the Talmud and Midrash* (New York: Atheneum, 1969), chp.13.

⁸⁶ Hartman, "The Functions of Some So-Called Apocalyptic Timetables," 121.

⁸⁷ K.R. Joines, *Serpent Symbolism in the Old Testament. A Linguistic, Archaeological and Literary Study* (Haddonfield: Haddonfield House, 1974), 16-31, 109-21. 希羅社會的藥神 Aesculepius 就是以蛇為表記，並仍為今天許多和醫學有關的社團採用。

⁸⁸ 參 D.G. Orr, "Roman Domestic Religion: The Evidence of the Household Shrines," in W. Haase, ed., *Aufstieg und Niedergang der römischen Welt. Geschichte und Kultur Roms im Spiegel der Neueren Forschung* (Berlin,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1978), 1572-575.

十章1至10節的描述不單闡明此「蛇」就是魔鬼，就是那從起初誘惑始祖墮落的惡者，它還是羅馬政權和宗教的後盾和保障（參注45），是注定終有一天和其黨羽一同被徹底消滅的。

（三）經文解釋

在討論正文前，先讓我們看看啟示錄二十章和上下文及啟示錄十二至十四章的關係 (intra-textuality)。

甲、啟示錄二十章和上下文

吉布林 (C.H. Giblin) 提出啟示錄十七章1節至二十二章9節可分成三大段。⁸⁹ 第一大段（十七1~十九10）宣述大淫婦的結局；第二大段（十九11~二十一8）記雙獸、撒旦、陰間及死亡的滅亡；第三大段（二十一9~二十二9）則是新天新地，聖城耶路撒冷。這個建議頗具說服力，因為除了每段主題緊扣外，還有第一和第三段的描述相近。舉例說來，第一和第三段的開端和結束就有以下可以對比之處：

a) 十七章1節是以「拿七個碗的天使當中一位」的行動為開始，二十一章9節亦然；

b) 十七章1至2節講述一名與君王行淫的大淫婦，二十一章9節講述一位新婦，是羔羊的妻子；

c) 十七章的大淫婦代表那「管轄地上的大城」（十七18），而二十一章的新婦指的也是一個城市，就是聖城耶路撒冷（二十一10）；⁹⁰

d) 第一段的結束（十九10）說約翰要跪拜那向他展示預言的天使，天使的回應是「千萬不可」（ὄρα μή），第三段的結束亦然（二十二9）；

⁸⁹ C.H. Giblin, "Structural and Thematic Correlations in the Theology of Revelation 16-22," *Bib* 55 (1974), 488-98.

⁹⁰ 按啟示錄十九章7至8節，新婦即是得勝的信徒。

e) 以上經文的用字幾乎一樣（十七1a // 二十一9a；十九9b // 二十二6a）。

f) 內容相同處還有天使強調真實可信的話（十九9b，二十二6），又提到一項福氣（十九9a，二十二7）。⁹¹

g) 值得留心的還有第一和第二段的結束都提到新婦預備好了，等候羔羊的來臨（十九7，二十一1~2），而第二段的内容還包括了雙獸（十九11~21）、魔鬼（二十10）、死亡和陰間的終局（二十14），它們都被扔在火湖裡；繼之便是新婦華美的描述（二十一10及後）。

這樣看來，第二段經文有承前啟後之作用 (the final transition)，⁹² 一方面總結前述經文，另一方面卻又為第三大段鋪路，引導讀者進一步認識羔羊新婦的榮耀。⁹³

乙、啟示錄二十章和啟示錄十二至十四章比較

啟示錄二十章2至3節和十二章9節一樣，形容龍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是迷惑 (πλανᾶν) 列國的 (τὰ ἔθνη；啟十二9作普天下 τὴν οἰκουμένην ὅλην)。仔細看來，啟示錄二十章1至15節和啟示錄十二至十四章還有其他相近之處：

⁹¹ 吉布林的建議基本上至今仍為新約學者接受。參 Deutsch, "The Transformation of Symbols," 106-26；J.W. Mealy, *After the Thousand Years: Resurrection and Judgment in Revelation 20*, JSNTSup 70 (Sheffield: JSOT, 1992), 62；Bauckham, *The Climax of Prophecy*, 4-5；Aune, *Revelation 1-5*, viii-ix。

⁹² Mealy, *After the Thousand Years*, 63.

⁹³ Deutsch, "The Transformation of Symbols," 109，認為啟示錄二十一章1至8節是前述經文的頂峰，同時又和其後之經文緊緊相連。

(1) 敘事次序和內容方面

啟十二至十四章	啟二十章
魔鬼被天使（米迦勒）摔下地 (βληθῆναι x 3) (十二9)	天使扔魔鬼於無底坑二十1~3 (βαλεῖν) (二十三)
殉道者得勝，基督作王……神的救恩，能力，國度……基督的權柄現在都來到了 (十二10)	殉道者得勝與基督作王 (二十四~6)
魔鬼時日無多 (ὀλίγον καιρόν) (十二12)	魔鬼時日無多 (μικρόν χρόνον) (二十三)
魔鬼和雙獸組成敵基督的鐵三角，在地上作惡 (十三1~18)，迷惑地上的人 (πλανᾶν) (十三14)	魔鬼和歌革瑪各組成敵基督的鐵三角，在地上作惡 (二十七~9) 迷惑地上的人 (πλανῆσαι) (二十八)
鐵三角的工作表面看來成功 (十三4~8, 13~17)，但終要滅亡 (十四8~11)	鐵三角的工作表面看來成功 (二十八8~9a)，但終要滅亡 (二十九b~10)

(2) 從經文背景方面來看，兩段經文明顯受創世記一至三章的影響，啟示錄十二章9節和二十章2節對魔鬼的描述可作明證。假如啟示錄二十章的千年王國是指從前亞當在伊甸園，因受魔鬼誘惑跌倒而失去的恩典，在新天新地的聖徒中得到成就，則過去的咒詛現在都取消了。⁹⁴類似的描述也出現在十二章。讀者不會錯過在此段經文裡大地的角色，過去因為亞當犯罪，地受咒詛，與人為敵（創三17~18），現在地卻要救那「婦人，開口吞了從龍口吐出來的水」（十二16）。⁹⁵此外，這兩段經文背後（十二1~17，二十1~15）都有希羅社會當時流傳的神話故事，⁹⁶加上猶太舊約偽經的記載和當時流行羅馬的宗教信仰背景，讀者不單不覺陌生，更會以為整個信息生動貼切。

⁹⁴ 見上述第三部（二）甲（2）項。

⁹⁵ P.S. Minear, "Far as the Curse is Found: The Point of Revelation 12:15-16," *NovT* 33 (1991), 74-75.

⁹⁶ 啟示錄十二章背後希羅世界神話故事，見 Beasley-Murray, *The Book of Revelation*, 191-97。

(3) 從角色方面來看，在十二章中，雖然魔鬼從天上被摔下地，卻在地上攻擊信徒（十二13~17），不單如此，魔鬼和雙獸在地上也成了敬拜的對象（十三4、8、12、15）；但在二十章裡，上帝的使者成了主動的攻擊者（二十一1），魔鬼被囚一千年（這時雙獸已被扔下火湖了），就是後來得到釋放，招聚歌革、瑪各圍住聖徒的城，也只是招致最後滅亡的前奏而已（二十七~10）。相反，過去受迫害的信徒（十二10~11、17，十三7）現在卻是得勝者，他們坐在寶座上與基督一同作王（二十四~6，參五10），正應驗了啟示錄三章21節、六章9至11節、七章13至17節等經文的話。

前文筆者提及啟示錄十九章11節至二十一章8節在結構和內容方面承先啟後的作用，啟示錄二十章和十二至十四章的比較結果使這論點變得分外鮮明，因為從啟示錄全書的文脈看來，啟示錄二十章為啟示錄十二至十四章神鬼之爭的延續，同時也為此戰事作了最後定案，就是魔鬼的最終滅亡。由於啟示錄十二至十四章的用語象徵性強（如龍和雙獸、婦人，666，1260天，42個月和一載二載半載等），因此，啟示錄二十章的語彙也極有可能和啟示錄十二至十四章一樣，是象徵性的，例如歌革瑪各即地上四方列國等。

丙、正文解釋

(1) 啟示錄二十章1至10節屬於十九章11至二十一章8節一段，與上下文息息相關，上文描述人子的回來和雙獸的覆亡，⁹⁷下文論及最後審判和新天新地。由於啟示錄二十章1至3節記載魔鬼被囚一千年，而二十章7至10節則敘述那一千年過後發生之事，因此啟示錄二十章1至10節又可看為一個始末統一的討論單元 (*inclusio*)。全文分成三段，依次是二十章1至3節魔鬼被囚；二十章4至6節信徒作王和二十章7至10節魔鬼滅亡。⁹⁸

⁹⁷ 比較啟示錄十九章11至16節和啟示錄一章4至6節，及12至16節的內容，其中如誠信、世上君王元首、眼目如同火焰和口中的利劍等相同描述，可見那騎白馬的即是人子耶穌基督。參 Aune, *Revelation 17-22*, 1047, 1053。

⁹⁸ 下述解釋只是勾勒正文的主旨，至於詳細地逐句釋經則有待另一機會了。

從整段經文（啟二十一～10）的鋪排來看，值得注意的是整個末日事件的發生程序和以西結書三十五至三十九章；《西母神諭》三章652節及後；《以諾一書》九十章1至39節，九十一章1至17節；《以斯拉四書》七章26至44節和《巴錄二書》二十七至三十章等相似。由於上述幾段偽經經文都屬啟示文體，又言及末日的事，約翰的描述讓讀者曉得當中的記載與歷史的盡頭及末日的事情有關。啟示錄二十章1至10節強調神才是掌權者，縱使撒但和其同黨表面看來是如何猖獗，但他們只是在神的容許下才能發動對信徒的攻擊，而他們的時日又是有限的（二十3；參十二12，十三5，二10）。當神要捆綁和消滅他們的時候，他們就連抵擋的機會也沒有了（二十一～3、9～10）。⁹⁹

（2）啟示錄二十章1至3節

啟示錄十二章7至9節記載魔鬼（大龍、古蛇、撒但）雖然被天使米迦勒從天上摔下地，但它仍在地上作惡，及至啟示錄二十章1至3節天使將它囚於無底坑，已是魔鬼將要徹底滅亡的先兆。根據啟示錄九章1節，無底坑由一顆墮落的星（天使）掌權，¹⁰⁰又是地獄和滅亡之地。¹⁰¹這樣看來，魔鬼被囚於其原來根本之地。過去魔鬼雖然有開關無底坑之權（啟九1～2），但現在卻被關在裡頭一千年，不能出來害人，及至時候到了才有釋放的機會。啟示錄二十章3節為啟示錄二十章7至10節下了伏筆，也讓讀者明白末期近了。

（3）啟示錄二十章4至6節

魔鬼被囚一千年，正是信徒與基督作王一千年的時候。雖然學者往往引用但以理七章9至27節，以證啟示錄二十章4節是指信徒獲得審判之

⁹⁹ 啟示錄二十章3節「必須」δεῖν一詞顯明神的旨意；約翰在啟示錄十三章5、7、14節使用ἐδούλην一字，也指明魔鬼得神容許才能作惡（ἐδούλην一字是被動語態，但以神為主動，即所謂Divine Passive的應用）。

¹⁰⁰ 《以諾一書》十八章14節，八十八章1節記載天上有大星（天使）墜落，被關在無底坑裡；參Beasley-Murray, *The Book of Revelation*, 160-63。

¹⁰¹ 啟示錄九章1節說無底坑的王名叫亞巴頓，此名在希伯來語是毀滅的意思，又是陰間的同義詞（參伯二十六6）。

權，施行審判；¹⁰²但由於在啟示文學的用語裡，「審判」一詞和作王統治是通用的，¹⁰³所以將啟示錄二十章4節「審判的權柄」解作作王統治的權柄，也許更能符合啟示錄二十章4至6節的內容和全段經文的信息，因為審判的權柄單是屬於坐在白色大寶座上的那一位（啟二十11~15）。¹⁰⁴根據啟示錄一章5節和五章10節，本段經文所說的千年王國建在地上比建在天上的可能性高。¹⁰⁵約翰在二十章6節說：「在頭一次復活有分的有福了，聖潔了！」又說第二次的死（火湖）在他們身上沒有權柄。誰能有此福氣？就是為主殉道和至死忠心的信徒（二十4）；「靈魂」（*ψυχή*）一詞，加上「被斬」，「復活」和「其餘的死人」等詞句，顯示這些都是已經為道而死了的人。只要讀者堅持到底，就是死了，也是有福，因為只有他們才能和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也只有他們才有資格經歷第一次的復活。讀啟示錄時，讀者面臨嚴峻逼迫，¹⁰⁶雙獸仍在，更不要說魔鬼被囚了。但約翰卻宣告雙獸定要滅亡，並且是時日無多了（啟十八8、10、17、19）。約翰知道對讀者來說，當前最要緊的就是人子的再來和雙獸的消滅（啟十九11~21，參二十二7、12、20），因為只有在雙獸被殲滅後，末日的巨輪才會開始滾動，魔鬼才會被囚，才有第一次復活和千年國度。相對起來，千年國度以後發生的事便顯得沒有那麼迫切了。對頭一次有分復活的（人）來說，魔鬼被囚和與基督作王

¹⁰² Beasley-Murray, *The Book of Revelation*, 292-93; 張永信：《啟示錄注釋》，頁273。

¹⁰³ Hartman, *Prophecy Interpreted*, 40.

¹⁰⁴ 在啟示文學裡，惟有神或是祂的代表——即人子或基督——才有審判之權，參Hartman, *Prophecy Interpreted*, 39-40。

¹⁰⁵ 根據Hartman, *Prophecy Interpreted*, 37，早期啟示文學都認為彌賽亞王國是建立在地上的；不同意見參C.H. Giblin, "The Millenium (Rev20.4-6) as Heavenly Beatitude," SNTS unpublished paper, 1998。

¹⁰⁶ 雖然L.L. Thompson, *The Book of Revelation: Apocalypse and Empire*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95-115，力證多米田(Domitian)並非如後來羅馬史家所記，廣泛迫害教會，但基督徒所受的壓迫仍是真實的，參Schüssler Fiorenza, *The Book of Revelation*, 181-203; S. Friesen, "The Cult of the Roman Emperor in Ephesos, Temple Wardens, City Title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velation of John," in H. Koester, ed., *Ephesos: Metropolis of Asia* (Valley Forge: Trinity, 1995), 249 及 T.B. Slater, "On the Social Setting of the Revelation to John," *NTS* 44 (1998), 232-56。

的準確過渡年期也屬次要，因為他們已從死裡復活，又是脫離了第二次的死（火湖〔二十14~15〕），和進入新天新地的（人）了。由此可見，啟示錄二十章千年管治的主要意義不在乎講明信徒能和基督作王時間的長短，而是神的掌權和信徒的最後得勝。因此，約翰行文的要旨也不是在透露隱祕和在芸芸眾多的彌賽亞年期預測中再添一個，而是以讀者熟悉的語言重申基督快來的道理，以收鼓勵、安慰，甚至警告之效。

（4）啟示錄二十章7至10節

啟示錄二十章7至10節記一千年過後，魔鬼如蛇一樣，冬蜚之後再次出動，從無底坑出來迷惑列國，對神的子民作最後卻注定失敗的攻擊。啟示錄二十章3節讓讀者曉得魔鬼將要重出，並且作惡片時，乃是必然的事；雖然敵人的聲勢浩大，但由於此時雙獸已經滅亡，加上歌革和瑪各的出現，讀者領會這是最後的一役，是惡者將要徹底滅亡的時候了。按照啟示文學的歷史觀，在神最後清除惡者，為義人伸張正義之前，魔鬼及其黨羽，將要對神的選民發動龐大攻擊，包括假先知的出現、人心的走迷、自然界秩序混亂、天災和人禍等，也即是拉比文學中說的彌賽亞來臨前的生產之苦 (The pangs of the Messiah)。¹⁰⁷ 但正如啟示錄二十章3節說的，魔鬼及其黨羽只能出現作惡片刻 (μικρὸν χρόνον)，而其收場是滅亡。全文並無任何神要在此時揭發「陽奉陰違」者的暗示。從形式 (form) 的角度來看，這裡末日的描述和以西結書三十七至三十九章及其他上述啟示文獻的形式相近，是根據啟示文學既有的格式寫成的；從功能的角度來看，本段經文安慰讀者不要驚惶，因為魔鬼作惡實在只是垂死掙扎，是注定失敗的了。同時也鼓勵讀者堅持到底，因為在大劫之後，便是最後的勝利；從整個故事的情節和發生的次序來看，魔鬼滅亡一段承接前文和引入最後審判和新天新地的描述，有前述「承前啟後」之作用。

¹⁰⁷ Hartman, *Prophecy Interpreted*, 29.

四、結論

正當教會身處危機之時，約翰本著堅穩的信心、深厚的修養、屬靈的遠見、牧者的心腸、對社會的洞悉，和對整個猶太經書及傳統的認識，向讀者發出適時和有利的信息。歸納上述討論，筆者對千禧年的記載有這樣的了解：

(一) 啟示錄十七章1節至二十二章9節大體上可分成三段，就是十七章1節至十九章10節、十九章11節至二十一章8節，和二十一章9節至二十二章9節。三段經文在結構和主題上無疑都是連環緊扣的。第一段描述逼迫者（雙獸）的滅亡，第三段論聖城樂園生活，而第二段，即千禧年一段，則承先啟後，除總結前文外，還引導讀者掌握第三段的信息——進入聖城新婦，也就是新的樂園。

(二) 總的說來，啟示錄十九章11節至二十一章8節的信息就是基督再來和信徒得勝。今日的殉道者，他日要與基督共享榮耀，這就是與基督作王千年的含義。至於千年是實意，或是虛數，始於現在，抑或始於基督再來前後等等的猜測，都是無必要的。因為約翰寫啟示錄的目的不在介紹末世進程，而在以啟示文學中慣用又為讀者熟悉的語言生動地宣告其在異象中所得的信息，就是基督的再來和信徒最後的得勝。魔鬼的滅亡是新天新地來臨前必要發生的事；至於他被扔下無底坑及獲釋放，又能在最後滅亡前聯同列國（歌革、瑪各）在地上行惡，這樣或類似的描述除常見於猶太文獻外，作者還極有可能從蛇的自然生活現象得靈感，寫下啟示錄二十章1至10節。這樣的解釋並非低貶約翰的異象和經歷，而是針對今人憑臆測解釋經文而得的結果。因為這些臆測都是缺乏說服力的（例如魔鬼在一千年後得到釋放是神要藉此揭清陽奉陰違者和假信徒之說），既難說是作者的原意，也不能說是讀者的理解。

(三) 從功能角度來看，啟示錄二十章1至10節有安慰和鼓勵信徒忠貞到底的作用，在危機之下和面對壓迫之時，約翰重申基督必要作王，忠貞信徒必要得勝，及必有賞賜的信息（參啟二7、10b~11、17、26~28，三5、12、21）。與此同時，啟示錄二十章1至10節也有警告的作用，根據皮里紐(Pliny the Younger, 61-113 A.D.)寫給羅馬皇帝他雅勞

(Trajan, 98-117 A.D.) 的信，在他雅勞的時候，就有信徒在壓迫下離開正軌和放棄信仰。¹⁰⁸ 啟示錄成書時（約在90 A.D.，多米田 [Domitian] 作王的時候），這些信徒的數目極有可能佔大多數，¹⁰⁹ 約翰警告他們快快回頭，正如他在啟示錄十八章4節說的：「……我的民哪，你們要從那城出來，免得與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災殃」，因為無論惡者今日如何風光，終歸也要滅亡。此外，啟示錄二十章1至10節還有批判希羅異教的作用，羅馬家神 (*Lar*) 神龕上的蛇形圖案，只是表明羅馬家家戶戶的保護神實在是魔鬼的化身，羅馬的邪惡也只是在神的容許下極其短暫的現象，但其結局卻是永遠的滅亡。

（四）啟示錄對今人來說是難明的書，因為約翰在其中巧妙地運用舊約聖經、猶太傳統及希羅神話故事等，同時又以啟示文學中慣用的象徵性語言作為表達媒介，整個描述對外人來說就如進入另一世界一樣。今日的讀者未有這方面的認識，啟示錄難明是意料中事。但啟示錄的象徵性語言對第一世紀的讀者卻有震撼性的魅力，因為象徵性的說話能使整個描述超越時空限制，¹¹⁰ 而約翰的預言更是以舊約預言的應驗和猶太傳統為本，因此啟示錄能在新約正典中佔一席位，並不是偶然的。¹¹¹

（五）約翰和讀者的處境都極度艱難，在寫書和讀書的時候，雙獸仍在，邪惡勢力正如日中天，高高在上，不可動搖。約翰選用啟示文學作為傳遞其先知信息的媒介，而不用直接講述的方式，不是因為懼怕直接傳講會被捉拿殺害（作者根本不畏死亡，對他來說殉道便是得勝），

¹⁰⁸ 皮里紐的信和他雅勞的答覆可見於 Boring, *Revelation*, 14-15。

¹⁰⁹ H. Räisänen, "The Clash Between Christian Styles of Life in the Book of Revelation," in D. Hellholm, H. Moxnes, and T. Karlsen Seim, eds., *Mighty Minorities? Minorities in Early Christianity - Positions and Strategies. Essays in honour of Jacob Jervell* (Oslo, Copenhagen, Stockholm, Boston: Scandinavian University Press, 1995), 152-54.

¹¹⁰ 關於啟示錄象徵性語言的運用和力量，參 D.L. Barr, "The Apocalypse as a Symbolic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ld: A Literary Analysis," *Int* 38 (1984), 39-50, esp. 40-42；另 Deutsch, "The Transformation of Symbols," 108-109。

¹¹¹ 除啟示錄外，早期教會還有其他啟示文學著作，參 M.G. Reddish, ed., *Apocalyptic Literature* (Nashville: Abingdon, 1990), chp. 4-6。

而是因為處境的需要和直接傳述的說服力量不足。他知道非使用具有豐富想象力又為讀者熟悉的語言不能達到目的。

（六）這樣看來，今人要明白啟示錄一書，必須帶著謙卑的態度，先探討啟示文學的世界和其慣用的語彙及表達方式，藉此得到作者的原意和讀者的理解，而不是將自己的意思硬讀入經文之中。啟示錄是為當時的信徒寫的，不是預言在二十世紀發生的事，如原子彈、歐洲同盟、蘇聯、莫斯科等。但啟示錄的信息對今日的教會和今天的人仍是迫切、真實、震撼和有效的，就是十架才是勝利，基督必要再來；惡人的結局是死，是火湖；而信徒的歸宿就是耶城新婦，樂園天堂。

（七）在整本新舊約聖經中，千年作王這個概念只在啟示錄二十章出現，由於我們對其了解仍十分有限，要在這有限的根基上大興土木實在是不智和不必要的。另一方面，神既應許基督必然再來，則管它百年千年，前來後來，應許必然實現。我們的責任便是作鹽作光，傳揚基督，服務社群，過討主喜悅的生活。

撮 要

啟示錄二十章1至10節是聖經中唯一提及千禧年觀念的經文，華人牧者對解釋這段經文興趣甚濃，注釋書可謂汗牛充棟。本文首先介紹由二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漢語注釋書中對千禧年的不同解釋；然後從新舊約經文的相互關係 (inter-textuality)、猶太啟示文學、希羅社會宗教背景 (extra-textuality) 及啟示錄二十章與全卷上下文的關係 (intra-textuality) 來分析千禧年概念。作者最後指出，約翰使用當時慣用的啟示文體及語彙，謂信徒將要和基督作王一千年，目的在勸勉信徒忍受逼迫，而非提供資料以預測末日的進程。

ABSTRACT

Revelation 20:1-10 is the only passage in the Bible which mentions the millennium. It has drawn great interest in the Chinese Church, resulting in great number of commentaries.

First, this paper makes a brief survey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millenium as found in the Chinese commentaries between the 1920s and 1990s. Second, it offers an alternative interpretation for the passage. 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goal, much attention has been given to the inter-, intra- and extra-textuality of Revelation 20:1-10, combined with considerations related to the historical context and to the possible semantic function of the text.

The study finds that while writing the book of Revelation, the apostle John follows the convention and style of the apocalyptic genre common in his time. By using symbolic and highly imaginative language, he communicates to his readers that Christ is coming soon, and that when He comes, the believers who are being persecuted will become conquerors. The function of this passage is not informative, i.e. to make a prediction of the end time on a chronological basis, but rather exhortative, i.e. to encourage the reader to persevere.